

见字如面 温暖治愈

◎王月(河南平顶山)

在这个电子邮件都懒得发,微信语音泛滥的时代,你有多久没写信了?那些缓解乡愁又饱含亲情的信,那些给爱人的令人脸红心跳的信,那些给闺蜜兄弟的嬉笑怒骂的信,都已渐行渐远,就像我们永远消逝的青春。

“见字如面”,或许会被人嘲笑老土吧。很难想象,在日本还存在这样一个职业——代笔者。

《山茶文具店》(作者小川糸,2018年3月出版)现任主人是雨宫鸠子,一个风华正茂的温婉女子,从上代(鸠子的外祖母,不是名字,一个没有温度的称呼)手中接过这个古老的职业,为他人代写各类信笺文书。吊唁信,回绝信,告知信,断交信……从夏到春,鸠子在为人写信时接触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故事。

妻子出轨没有抱怨,只是遗憾不能相伴到最后的崇祺,想用离婚告知书告诉15年前参加他们婚礼的亲朋,他和前妻决定迈向不同的人生,但仍希望能维持与大家的缘分;并不想和初恋重修旧好,也不是要向对方告白,更不想打乱对方生活,只想告诉对方自己还活着的生了病的园田熏;在孩子面前很古板,对妻子却很温柔,写了很多情书给妻子,以致他去世后,妻子还一直期待能收到信的清太郎的父亲……

代笔不仅仅是写字,鸠子需要化身各式各样的人,感受不同的心境,然后写出符合当事人身份的信。而选什么样的笔、信纸、墨水、邮票,信封用什么样的蜡封,收件人姓名用平假名还是汉字,鸠子都会考虑再三,对每个细节的斟酌是她对自己职业的尊重,对他人需求的温柔以待。

可以协助他人传达淡淡的思念、深切的哀伤、浓浓的遗憾、满满的感恩和祝福,鸠子很开心,因为每次代笔都是一次人生观察,也是一次人生抚慰和治愈。职业让没有亲人的鸠子认识了新朋友,也渐渐发现自己的成长过程充满了上代的爱。

鸠子是由上代一手带大的,她很严厉,留在鸠子记忆中的,几乎都是痛苦的回忆。青春期的鸠子曾因反抗上代成为小太妹,并流浪国外,甚至上代去世时她也没在身边。后来鸠子意识到,她和上代之间也曾有过用炼乳做奶油糖这样甜蜜的回亿。

而纽罗给鸠子的上代和意大利笔友的123封信,让鸠子了解到她不熟悉的上代。那些无论多轻松多沉重的信中,鸠子都不会缺席。鸠子、小鸠、波波、孙女、自大的小女孩,上代用不同的方式称呼鸠子,信里到处都有鸠子的身影。最后一封绝笔信,上代对她的爱、思念和忏悔,读起来更是催人泪下。

鸠子一点点感受着上代对她的爱,感受着上代留在文字里的气息。慢慢地,鸠子和过去和解了,她给去世的上代写了一封信,称她为阿嬷而不是上代,对这位养她、保护她的人说对不起和谢谢。她也明白,与其苦苦追寻失去的东西,不如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

《山茶文具店》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细腻清新的文字,娓娓道来的叙述,温暖人心的力量。鸠子在为别人写信的同时,也在书写自己的人生,她就像一个摆渡人,渡人的同时也在渡己。

可是,如果上代能让鸠子早些感受到她深沉的爱,两人的相处会不会更好?时间能带走所有不快和感伤,有朝一日,一定可以笑谈今天。但爱而不言空留遗憾,总不如用力爱大声说。毕竟,打开爱的方式对了,才能更好地实现爱的初衷。

你当像鸟 飞越迷层

◎卉姐(河南平顶山)

通常,读完一本书,我都会写上一则短评记录感受。可读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2018年出版),一番挣扎后,我只写下一句“不知如何评价”。因为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个名叫塔拉的女孩的人生。

其实,初读前20页,我丝毫未发现作者以第一人称所说的“我”是一个女孩。开篇除了描写家门口那座古老而庄严、冬天落雪夏天融化,被称为“印第安公主”的大山外,主要回忆了“我”五岁时的一段记忆——由小木屋、枪声、蟋蟀的叫声、草药、末日来临应急专用包以及练习背着它如何在午夜时分逃跑等元素组成的故事。如此紧张、“硬汉”的情节,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小男孩的体验或者视角。直到一个精瘦的九岁女孩出现,背着婴儿的她跟着母亲学习如何当一个助产士。她听母亲讲解如何用益母草调治产后子宫收缩,她见过多次生孩子的场景,还知道什么叫臀位。这么一个女孩,让“我”似乎找到了同类,“我满怀期待地盯着她,我没见过多少像我一样不上学的女孩”。

没错,塔拉是女孩,却像男孩一样粗犷长大。家中七个孩子,她最小。一家人靠父亲和哥哥姐姐从附近的废料场捡拾废金属过活。七个孩子都在家里出生,都不上学,“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因为父亲认为“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

此时,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世纪的故事,脑海里都是类似斯嘉丽或简·爱穿着古老保守的衣裙奔走在乡间的画面。当我知道这是一个以作者的真实人生为蓝本的作品,且作者是跟我年龄相差无几、处于同一时代的美国女孩时,震惊极了。很难想象,这样的家庭会出现在被现代文明照耀多年的美国——父母不相信任何公立机构,不让孩子上学,从不去医院,即使出了很严重的车祸、被烧伤,人之将死,也只在家里用草药医治。

我去百度,仿佛遥远古老故事中的人物,穿越历史隧道走到我的面前——塔拉的照片和新闻真切出现在网络上,她1986年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五官精致,身材纤细。难怪她第一次约会换上不再肥大的T恤和牛仔褲时,会被镜中美丽的自己惊到。

挣脱束缚,看见世界。17岁才真正走入校园接受现代教育的塔拉,目前的身份是美国历史学家、作家。2008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2009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奖学金赴哈佛大学访学,2014年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若只看履历,塔拉17岁时恰好是目前年龄的一半,也是人生的分水岭,前半部灰暗混沌,后半部闪闪发光,就像丑小鸭逆袭为白天鹅的成功学典范。但真实情况往往比我们看到的更复杂。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塔拉的童年,也不是她成名后的时光,而是两者间的过渡。但这部分我不得不轻描淡写,因为我的笔尖无法流淌出塔拉内心的思索、认知、自我怀疑、自我重建,以及时刻伴随的那份挣扎。

这本书的英文名是《Educated》,直译就是教育。也许塔拉是想强调教育在人生中的巨大作用,或是向父亲发出宣言:你反对的,恰恰是人生最重要的。中文版的译名很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不仅使用了诗意的语言,更道出了塔拉突破人生的原动力——她本是一只鸟,飞翔是内心的召唤,即使迷雾层层,也会穿越而过,找到自我。

一卷

在手
好好读书

一屏万卷

读读好书



与读书有关的日子

◎长风(河南平顶山)

下午三点已过,暑气稍减,少年戴着一顶草帽,将一头黄牛牵到山坡上。处处草正肥,牛儿性难驯,或许它整个上午一直好脾气,一板一眼地啃草;或许下午就犯了牛脾气,瞪圆牛眼,鼻子呼哧呼哧喷着热气,用角顶着树,用蹄子刨着沙土。场面火爆,一触即发,不消说一定是附近也有一头公牛,狭路相逢要干仗。此情此景少年早已见惯,摘下帽子,挂在松树枝上,席地而坐,从腋下抽出一本书翻起来,不时抬头瞥一下局势,准备随时干预。

少年手里的书,有时是《辽宁青年》,有时是《诸葛亮传》,有时是《今古传奇》,这些都是从叔叔那儿找来的,已不知看了多少遍。如果是《少年文艺》,那一定是从资源丰富的女同学那儿借的。那个女生娇小纤瘦,爸爸是乡长,妈妈是老师,如今她在家乡也

是一位老师。少年对阅读怀着深深的饥饿感,买不起书却偏偏喜欢看故事,借不到也找不来就一遍一遍翻课本。

那些年的夏天,在大别山的一角,总有一个少年几乎每天都会拿着一本书放牛,那个少年便是我。

世纪之交进入大学,我接触书的机会一下子变多了,自己买了一些书,更多的是在校、系图书馆借书。有时也会去书屋租书,五毛钱看一天,租得最多的是金庸的书。晚上,随机找一间自习室,先啃一啃专业书,再遁入金庸的武侠世界,看看韦小宝的奇幻之旅、乔大侠的寻亲故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书中的情节有时令人解颐,有时令人瞠目,金戈铁马,剑气侠影,直教人意难平。

那几年看过的书中最难忘的是路遥的

《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篇随笔记录了《平凡的世界》的诞生过程。路遥并不回避创作窘况,灵感枯竭时几天也憋不出一个字,但他对写作极为虔诚、痴迷、执着,文章激荡着砥砺昂扬之气。那个寒假,门外飘着雪,我把它大段大段抄到笔记本上。我知道,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

走出校门后,纸质书阅读时间大大缩减,读电子书但恨少墨香。每年的“双11”我仍会买书,有些书泛泛翻上几页丢在一边,有的打开包装后就没再摸过,也有些书令我爱不释手,如老舍、萧红、村上春树、东野圭吾、加缪的作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看电影、追剧不再喜欢别人“剧透”,看书时故事情节已不再是我关注的,更在意的是作者对语言、细节、意境的把控。

人的阅读偏好是会变的,纯小说我看

得少了,倒是历史、地理、天文等书籍更有兴趣。高手在民间,我在网上追了天涯论坛“大神”温俊轩的《地缘看世界》。作者是80后,“输出”很强悍,十年写了几百万字,虽是几何级的信息量,但干货多多不枯燥,世界各个角落在他的笔下分析得透透的。我常常在作者制作的高清图上循着一条条河流溯其源头,观察一道道山脉的走向,目光逡巡在一条条古时的通道走廊,徜徉在字里行间,顿觉心胸豁然,如沐春风,不觉沉醉。读书之乐,莫过如此。

“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孩子喜欢听故事,我拿起《三毛流浪记》《幼儿画报》《青蛙弗洛格》《父与子》,先和孩子商量讲多少页,不然没准孩子会软磨硬泡让我把一本几百页的书一次讲完。这些都是我儿时没看过的故事,如今算是“补课”了。